

鬼出崇

(集說小篇短)

著 何 任

版 出

新 地 書 局

海 上



981419

复旦大学图书馆

崇 鬼

(集 說 小 篇 短)

著 何 任

SW 562/10

版 出

新 加 坡 書 局

海 上

• 1947 •

新聞日報附送

聲 明

本書原名「鬼崇」，前版被編者改用爲「一支潰滅的隊伍」，且作者原文係「一支隊伍的潰滅」遂成一大錯誤，今特更爲原名，重版發行，除向作者讀者表示歉意外，謹此聲明。

★有權版★

鬼崇

(短篇小說集)

著 者 任 何

出 版 新 地 書 店

總 經 售 長 城 書 刊 發 行 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上 海 二 版

前言

在我們八年來烈火似的衛國戰爭中，一小部份人，因為他們有某種便利的條件和本領，鑽來鑽去，變來變去，非但沒有遭受什麼戰火的損失，而且「地位」爬得更高了，身體養得更肥了，財產發得更大了；然而大部份的中國人，尤其是敵後淪陷區的廣大人民，是流了血，在「水火」中煎熬着。但是他們——廣大的人民，並沒有屈服，相反，梗直了腰，和鬼子二黃拚着命，那怕是無數次的「掃蕩」、「清剿」、「三光政策」，最後，在某些地區還有長期的「清鄉」，都鬥了過來，終於取得勝利。在這樣的鍛冶之下，人民是進步了：他們不但戰鬥，而且還生產；不但在生活上改善了自己，而且在政治上也提高了自己。他們改善了生活，取得了民主——翻了身，當了主人。

作爲一個文化工作者的我，在這場偉大的歷史鬥爭中，是和他們始終在一起——在災難的年月裏，我們一起輾轉呻吟，一起奮起反抗，一起進行戰鬥，最後還一起得到了勝利，因此，在我的肩膀上，負了紀錄這一歷史的責任。

在戰爭的緊張環境，我不能拋開那一時期更重要的工作而專於寫作，所以此刻我只能

拿出這麼幾篇淺薄的草率的東西。這是抗戰頭幾年的零碎的材料（我只能說是材料）——是人民正在由「自在」轉向「自爲」這一瞬間的材料。

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機體，而中國社會尤其複雜，從這個複雜的土壤裏生長出來的人，自然是各式各樣的：有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子孫，也有民族的「浮油」與「沉渣」。當民族的生命面臨着強大的敵人而奮起自衛戰的時候，戰爭的漩渦，把這些「浮油」驅散了，「沉渣」攪乏了——「浮油」躲到漩渦的隙縫裏，「沉渣」用各種面貌和方法，大顯身手，出現在抗戰的陣營裏，當「浮油」游散之後，「沉渣」就代替了它們的位置，進行其自私的經營。他們搜括與掠奪人民的膏血，吞併人民的武裝，推翻人民的政府。然而人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領導者，開始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生活。但這到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深蒂固的自私觀念，鬼怪似的作祟着，因此，動搖、破壞、陰謀、掙扎、雲烟一樣在新的空氣裏變幻着。可是歷史規定了人民要求進步，接受真理，一切陰謀鬼計，自私動搖，在真理的前面，被克服了，被清除了，歷史依然向着真理那一方向前進着。

這就是「鬼祟」中的一切。

鬼祟是見不得陽光的，鬼祟在夜景中才有它的地位，夜景中的一切鬼魅魍魎，在絢爛的白日中消失。

我已描繪了出現在夜景裏的鬼祟，我也將描繪生活於白晝間的人民。

四月二十六日晚

本書按照作者的原意，應該題名「鬼樂」，但是似乎「一支潰滅的隊伍」這名字比較更生動，遂採用今名。

目 錄

談子灣的春天	一
柴米油鹽	一五
夜景	三七
鬼祟	五一
文化人	七五
一支潰滅的隊伍	九五

談子灣的春天

三月郊外的明朗的風光，一年一度的，又照例的降臨人間了。

阿福走在浩三的前頭，望望對東那家茶館，顯得分外的破落和空虛；頓時覺得：腳底下的馬路也崎嶇不平起來；別轉頭向南，面前是一片綠萋萋的田疇，有條鐵路給牠描出了一個界限；過此，便是談子灣——一些雜亂的湫隘的小茅棚，之後，或近或遠的，靠着蘇州河的兩岸，頑固地站着幾個工廠；這些破舊的小房子，看來像是髒弄堂裏羅列着的廢花；上面，籠罩着濃厚的煤烟，弄得天空老是那麼麼壞，好像太陽剛一出來，便又到了悶窒的，不快的黃昏似地。

浩三像是別有什麼打算似的，拖着舊棉袍，走得異樣地慢。他時時熱切地，但又厭倦地瞅着浮在南天空里的都市的，黑的紅的海浪似的建築，叢林似的電桿，以及出沒在波浪上的自來水亭子的尖頂……

當他們走到那家茶館，覺得屋里的排場和人物，都有過變動了。

開着三四扇排門，店屋里暗懣懣的，主人老華像蝸牛一樣縮在屋角里，和坐在靠後牆那張黑桌子上的兩個女人閒談着。

「下老華！」一進門浩三就和他搭訕起來。

「呸，還是你們兩個哪！」

「是吓，你倒還不錯哩。」

「那里，你看吧，這個茶館，現在冷落得破廟樣了。」

阿福想也岔幾聲嘴，可是喉嚨裏作癢了，有細毛毛在裏面遊動呢，咳了一陣子，嚥出一口沫痰，使勁地向馬路上唾去；覺得太陽穴有些漲痛，定了定神；一抬頭，滿眼一片紅，正是那所紅色的，玩具似的水電站。

一陣發電機的嘩嘩聲，車輪子的軋煞聲，從遙遠的路底頭送過來，那里，有幾隻灰色的甲蟲在跑着。

「媽得，又是××人的……」

他獨自罵了一聲，唾了一口痰，回到屋里——

「××人的鉄甲車又在中山路上開了……」

說着，車聲越發移近了，響大了。

「××人的車子，一儘是在這里開來開去，一天幾回。」老薛搖搖身子，顯得非常平淡熟習似地。有人跨出戶檻，靠在排門上，探着好奇的長頸子；可是老薛向他剴刻手——「進來好，還是進來好……」

三輛灰色的，無血的鉄甲車從馬路上慢慢地巡行過去，張着玻璃的骷髏似的白眼，傲慢地，怒氣

地底發著一路……

大家覺得氣急氣喘的，彷彿每個人的心上，都悄悄地爬行着一窩大大小小的無數的臭蟲。

「媽得，看來像殺不倦人的！」阿福拉了拉鴨舌尖帽，忿忿地說。

鐵甲車抽搖着，咆哮着過去了，茶館的地基震動着，人們的靈魂顫抖着。

大家沒有話說。有人暗暗地嘆了一口很幽長的氣呼。

門口是對北的，一抬眼，面前的田原無盡地伸展開去，直到浮吓浮的青碧碧的地平線那兒。有許多田舍蹲在廣袤的田野的胸懷里：黑色的，焦褐褐的，瘦小地；有單獨的，有並雙的，站在晴朗的和悅的空氣下。但牠們的黑窗洞，矮烟囪，以及傾坍的壞屋面，似乎有種像病人底驚駭稍定的下陷的眼窩，和紫黑的鼻管那樣的可怕的感覺和滅亡的陰影。似乎這活潑的大自然的嫩綠與春意，不能把羸弱的衰老的病容裝點成健旺的多血的紅臉的。田埂上，僵僵着曳拖着的田夫們，徒然地勞動着，好像這樣的古裝的呆笨的田作，是毫無成果的。顯然地，農舍和田地是依然存在；但也顯然地，彷彿曾經有過一隻黑色的不幸的大手，突然來抓過一下似的。

坐在黑桌子上的那個中年人，忽然感喟地說：「鄉下看來倒還安寧的。」

「鄉下人是靠天靠地吃的，不像我們……」老華說了，帶着一種羨慕的向往的神氣。

浩三揉了揉鼻子——「鄉下，鄉下也是一樣難過的。比如，江灣那兒一帶的鄉下，在火藥氣，開花彈當中過日子，那個安寧的？難大不留！……日子好過的，是極少數的人。有錢人，看見打仗便搬

進租界去，住洋樓，反正是享福。」

大家又是沉默。

忽然有孩子們的尖利的呼嘯和大人們的哄然的叫罵嘩然地從後面傳來。在這哄鬧里，有種受侮與仇恨混合着的忿怒，痛烈地奔放着。阿福忙着跨出門，跑到屋角頭，他看見——

在田埂上，有幾個男人和女人在蹣跚着。女的，一個穿着緊身的火色斑斕的赤練蛇似的長旗袍，面上戴着一副眼鏡，一隻手吊在那個穿格子呢洋服的黑鬼的臂上，顛頭扭頸的，和那個男的講些什麼；另一個，一身青衣，文文雅雅姣姣滴滴，尾隨着另一個較高一點的××人。

「媽得，不要臉的……唔，××廠里的拿摩溫！」

阿福憤憤地。他望開去，在南邊，鐵路上，散亂地遺着一堆人，有醜陋的工人和孩子，叫着嚷着，用一種對待尾交着的狗的好奇的看着着他們。

屋頂的人，逐個逐個的走出來了。

「阿巧跟姓丁的，是了，這是兩個不要臉的。」浩三也認了認說。

看來他們似乎非常的超脫，非常的自在。在他們的眼光里耳朵里，彷彿沒有注意到那批閒人的討厭的叫嚷的。他們常常抬頭看天空，天空是青碧的，媚麗的三月的陽光，照滿了青空，使高高的白雲也泛起了晶瑩閃炫的明霞來。他們低頭看大地，大地是綠茵茵的，鮮嫩的春意的綠草新芽，點滿了田野，使遼闊赤裸的平原，蓋上了一套韻緻的詩意的新裳，春風是愛他們的，輕柔地流來蕩去，帶着郊

野的綠色的波紋，舐吻着他們的額角，頭髮，眼毛，迷人地，撩人地，使心坎兒麻癢了，骨節縫酥醉了；懶懶地，軟軟地，大家想拉住一個人，相依相偎着，髮貼着。都市的氣氛逐漸消失了，工廠的繁響逐漸寧靜了，一種大自然的赤露與真誠，泥土的淳渥與清新，使他們感到胸懷的愉快，輕飄，活潑，開拓。

忽然那個滿身青裝的女人——阿巧，一下攪扭起來，像條意外被踩了一腳的大軸蟻，跑上去雙手纏住了他面前的那個××人——

「一隻蠟燭吓，一跳跳上腳背，嚇得來！……」

××人咕略咕略的不知說些什麼，一隻手摸着她的臉兒只是笑。

「歡喜××人，阿勿叫幾個××兵來……，才煞癮，才開心，才盈湯發水哩。」
站在浩三背後的一個人低低地罵着。

「××飯桶姨太太！」

「零賣，賣把中國人也要的！」

「不要臉的騷貨！」

「媽的真看不過去！」阿福也生氣地罵起來了。

但老華却半陰半陽地站在人家的背後：

「說輕些。這兩個是××廠里的先生，常常看見他們帶了女人出來走。真不懂，中國女人要跟××

「X人勾勾搭搭，有什麼好處吶？」

「那也只是廠里的幾個工頭才跟他們勾搭，不是個個女人是這樣的。」浩三出來改正了老華的話。

站在高高的鐵路上的人們，像春天的瓦雀的吱啾着；孩子們已三三五五的抄了別的路徑在奔跑着，嘩笑着，擲着泥塊，瓦片。

他們走到了中山馬路上皮鞋咯咯的在水門汀上響着。赤練蛇似的姓丁的那個站住了，向着這茶館望望，跟手裏的X人談着。像是聲訴什麼的，撒嬌地要回頭跑走的樣子；X人張開臂膀，把她的頭攔住了，然後一支手抓着她的圓滾滾的豐隆的屁股，衣服滑，臀盤顫顫地滑開了；於是，他第二次用足了勁勢，捉住了她的大腿，抱起來，她底腳凌空了——

「呀呀，呀呀，撒腿脫開來拉，紐子拉壞拉，呀呀……」的叫起來了，旗袍的下擺葉掀開了，穿着緊衛生褲的苗條的大腿，肉感地露出來了。

屋角子上，鐵路上，田壟上的人們，起了一片哄笑；有人惡略惡略的罵。

X人聽了這麼大的聲音，回過頭來望了望。

人們的聲音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休止了。

蓬茸茸的頭給X人鉤在胸口里，一隻手從她腰窩里伸進去，像是摸着肚臍什麼；她噙噙地笑得彎腰了……後來，他們慢慢的走了。

圓巧的年紀看像大了一點，沉着頭。男人拉着她的手撥弄着，猶如顧弄着一支司的克的樣子。他們從中山路下去，一直往北，向着阡陌縱橫的綠油油的田埂走去……手攜手的，悠悠閒閒地，跳跳蹦蹦地走去。

烏鴉陣似的，那些站在鐵路上的喧嚷着的人們，現在又騷動起來了：孩子們笑着，做着手勢，他們爲男女間的那種曖昧的神祕性所鉤引着，好奇着。大人們爲着莫名的不平和憤慨所衝動着，惱怒着，好像眼兒着自己的女人或姊妹被人在甜言蜜語的誘去歡娛似的。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恥辱，一種奴性和卑鄙；而且，由於尚未熄滅的軍火的辣味，被殘殺被蹂躪的創疤的慘痛的感覺，以及這種××人的對人毫無憐忌的任情，放縱的調笑和玩弄，顯然地，使這種創痛的感覺恥辱，憤怒，突然擴大起來，將整個地籠罩了中國人了。

有些人轉個彎，生氣地跑到茶館的屋角頭來，嘴裏喃喃着。

在一個站着兩顆黑沉沉的冬青樹的田角子上，她們跟兩個××人扭軀了一會，掉身打悶頭了。「呃，她們打轉回了。」浩三說着扯了扯阿福的袖子。於是，他們從人牆里退出來。在屋角上，他對他說：「……………」

阿福聽了這噓噓喳喳的話，遲疑了一下，點着頭。

兩個人相互地笑了笑。

阿巧和姓丁的划吓划的，在那里跑着，似乎炫耀着自己的某種高貴；兩個並着肩，頭頂一冒一冒的走着……

走着走着，她們被一所茅棚棚遮住了。……

浩三他們兩人從茶館的後面向南，然後從岔路上橫東去，蹲在剛才她們走過的那條小路埂上。

屋角頭有人扯扯袖腰，低着頭跑進茅廁里去了；有些人游魂似的蹣進了茶館，孩子們分成了兩隊；裝做十九路軍跟××兵，拒着中山路，開火了——泥塊燕子似的飛掠着，奔跑着，吶喊着。

兩個女人從矮茅屋處重新透出來，轉了兩三個彎子，已經離馬路只幾百步了。

孩子們的戰雲正是甜濃着，喊殺衝鋒，泥球跟草葉飛滿了天空，呼呼地，沙沙地，真是一場很熱鬧的混戰。

她們逐漸的走近戰線了——

突然，一塊泥彈飛到阿巧的肩上，着了。

姓丁的靈敏地用臂膊遮着臉，迴過頭望後面，——「噫！」

冷不防，一塊瓦片恰恰中在她的背心上；她嘴里噀出一聲。

「死骨什麼，要死哉！家里囑爺娘收管的！」

她罵了幾句，面孔漲得通紅，她痛恨極了；如果這些小鬼頭落到她手里味……。她知道，這次也許有人要和她們搗鬼，退北去吧，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來不及。於是，她拉了阿巧的手，拼命的硬

着頭度跑上中山路。

「臭廬貨，騷婆娘，叫××人白相！」

「叫××人挖×心！」

「……………」

孩子們是一片胡鬧的難聽的叫囂。

人們望着笑了。

……夾着頭，迅速地越過馬路，一直往鐵路那邊跑……

「怎麼打回啦！」

劈面哇啦一聲，把她們嚇了一跳。在她們的對面，站着兩個人，不認識，一個穿藍月白布的短打，面孔很黃，戴着鴨舌尖格子絨的便帽；靠左手那一個，一身舊黑棉袍，禿頭，額角上的皺紋很深很闊，牙床往外擠着，嘴里老像含一個什麼餅子似的。

「討羹飯盃的！」她們在肚子裏狠毒地罵着。但像剛剛出門的羞澀澀的處女似的，眼睛向下，看着對面兩個男人的腳，腳醜惡地爬在地上，支持這兩個可恨的人。

「讓我們走路，你們自己家里也有子妹阿姊的！……」

「媽得，什麼子妹阿姊！」

阿福裝得十分怒氣地，伸手——

「啪！」對着姓丁的一個耳光子；姓丁的眼鏡摔下去了，面頰上一片紅；於是她一個頭拱，向阿福的懷里撞去；阿巧扯起嗓子帶哭帶罵：

「百爺種，賊骨頭，欺女人，你娘×千人的！」

他們在田埂上扭起來了。她們蛇樣的糾纏着，雙手牢牢住他們的衣服，用指甲，用牙齒，用唾沫，連哭帶打的，抓着，咬着，吐着……

人們從各方面奔聚攏來，田畝里，鐵路上，頓時繞成一個大圈子。

忽然姓丁的手一鬆，從阿福的手里擲出去，仰天一跤跌在田心里；

「衝豁她，大元寶！」一片滿意的喊聲，從四面箭一樣的射進來。

可是姓丁的一翻身，很倔強的站起來，雙手捧住屁股，覺得尾尻骨痛，一摸，吓，旗袍衝破了呢！

子丁似地扭過頭去，看看衣服，裂了一條梭子那麼寬的縫，白棉絮像豬油，綻出來了……還有一屁股的青草汁！

一顆心完全給傷痛弄酸了，眼淚嘩嘩的滾下來。一轉眼，眼前白浮浮的，好像有隻眼鏡腳掉在一塊磚頭和狗糞堆中間……她突又記起臉上的眼鏡，傷心刺得她直蹣上田埂來，嘸的一聲，撞進人堆里——

「打吓，打吓，賠還眼鏡！……衣裳……」